

名家讲堂

散文就是一种聊天艺术

——刘亮程谈散文(上)



刘亮程:当代著名作家,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虚土》《在新疆》、小说《凿空》等。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被誉为“乡村哲学家”,有多篇文章入选全国大学、中学语文课本。现任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自2013年初进入木垒菜籽沟村,创建木垒书院及菜籽沟艺术家村落。

其实散文就是聊天艺术。何谓聊天?就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话方式,什么事都先跟天说,人顺便听到就行了,这就是聊天。

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这不仅仅是散文,也是所有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最高表达。从地上开始朝天上言说,然后余音让地上的人隐约听见,所有文学艺术的初始就是这样的。我们最早的诗歌也是朝天上说的,朝天地间的万物说的,那声音朝上走,天听过了落回来人顺带听到。所以,对天地说话,与天地精神独往来,这是我们中国散文的一个隐秘传统。

与聊天相近的还有一个词叫喧谎,喧是地上嘈杂之音,谎是往虚空走的语言。这样一种表达是多么奇妙。无论是聊天也好,喧谎也好,其目的都是把实的往虚里说,把地上的往天上说,这就是散文。

到乡间随便坐到哪一个墙根,跟那些老人说话听他们聊天,聊的全是散文,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可能聊出小说。那些鸡毛蒜皮、闲言碎语连贯不成小说。

也不可能是诗歌。据说在唐代人人出口成诗,但现在,我们只能在民间言语中听到顺口溜之类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有一些草原诗歌民族,他们日常聊天全是诗歌。新疆的哈萨克族,有客人到主人家毡房,进门之后会吟诵赞诗,先从毡房的骨架开始赞美,一直到毡房中间的铁炉子,从炉钩、炉铲子、炉盖子、炉子上烧奶茶的茶壶,然后赞美主人家的牛羊,转一圈最后赞美到主人,都是现成的诗歌或者现成的模式;有时候是客人即兴发挥,主人听得非常高兴。客人在赞美主人家的毡房时,一定相信毡房会发光。哈萨克是一个诗歌民族,把诗歌日常化,又用诗歌把日常生活仪式化、诗意化。

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一个散文民族,说一个事情的时候总是先入为主地用散文的方式去说,就像聊天,从一个小事开始聊起,拉拉扯扯把整个村庄聊完再回来。

在民间更接近散文创作的是传闲话,闲话就是一种民间散文体,女人最喜欢嗑瓜子倒闲话,先由一个小事开始,看似在讲故事其实完全不是故事,讲的是是非,是非就是道德。当一个小事经过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时候就进入了散文的二次创作,传遍整个村庄回来时早已不是原初的故事,被中间的传播者添油加醋,发挥自己的想象,添加自己的是非观点,最后传得面目全非。

俗话说,话经三张嘴,长虫也长腿。长虫是蛇。一条蛇经过三个人去传,就成长腿的动物了。这个让长虫长出腿来的过程,就是文学创作。不可能传到长出翅膀,长出翅膀就是飞龙了,那不叫闲话,是神话了。

散文创作跟传闲话一样,是有边际的。一个现实中的事物经过散文家的自由想象、恣意虚构,但仍然在我们的经验和感知范围之内。人间的故事在人的想象边缘一个合适可信的位置停下来,不会超

越感知。散文是人间的闲话,不能变成神话。变成神话就没人相信了。这是散文的边际。

还有一种类似于传闲话的形式叫说书。

我的后父是个说书人,小时候,我们住在那个偏僻的村庄里面,村里只有一个破广播,有时响有时不响,收音机也不是每家都有。我记得一到晚上,村里许多人就聚集到我们家,大人们坐在炕上,炕中间有个炕桌,炕桌上放着茶碗、烟,我后父坐在离油灯最近的地方,光只能把他的脸照亮,其他人围着他,我们小孩搬个土块或者小木凳坐在炕下面,听我后父一个人讲,讲《三国演义》《杨家将》《薛仁贵征西》。我后父不怎么识字,他所讲的那些书全是他听别的说书人说过的。在我印象中,我后父从来没有把《三国演义》或《杨家将》讲完过。他讲不完,他学的就是半部《三国演义》。他经常把三国讲乱,提起三国乱如麻,不如我给你讲杨家将,三国讲不清楚讲杨家将。中国人的这种说书传统非常有意思,说的是小说,讲出来就变成散文。任何一部中国小说,一经说书人言说就变成了散文,不可能是小说了,因为说书人要经常把故事打断,停在那去做是非判断。

乡间的说书人没有几个是看过原著的,多半是从上代说书人那里听来的,听的就是一个二手书,然后说的过程中,今天忘一段,明天想起一段来,忘掉的部分就是留给自己创作的。每个说书人都不会老老实实去说一本书,总是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加入自己的创作,加入自己的想象,加入自己的道德判断,这是中国人读小说的习惯。故事对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讲到恰到好处的时候停下来去讲是非,这是我们的标准。

西方小说是让故事从头到尾贯通下去,我们说书人最大的能力是把故事停下来,停下来以后经过说书人的发挥,故事还能再往前走,“且听下回分解”,故事又往前走了,这是中国小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中国人也习惯了这样听故事,因为他们知道听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后面的意思和意义,当他们开始欣赏故事后面的意思和意义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入散文了。我们的四大名著,那些演义,那些被我们称之为长篇小说的鸿篇巨作,一部一部地被这些民间说书人说成散文。我们在听书中,也学会了一种言说和叙述的方式,都是散文方式,所有的古典小说也被我们听成了散文。

散文就是中国人的说话、聊天、喧谎、传闲话。

我们的散文家在民间不断地聊天和喧谎中获得了新的资源、新的词汇,像聊天和喧谎这样的词,不可能有作家创作出来,也可能是古代作家的词语流入到民间,被民间继承下来,然后又被作家重新发现,所以我们的散文就是中国人的一种说话方式。有时候,散文家需要在民间说话中寻找散文的新鲜语言,更多时候,那些古往今来优秀的散文流传到民间影响国人的说话方式。民间聊天和文人文章,相互影响,形成国人的说话方式,和散文写作方法。

作品赏析·诗歌

青杏

□古月

春天的村庄,在一片片麦浪中漾开,乡愁随之而来。青杏在青青的枝叶间,像一个孤独的人,沉在生命的时光里。

它安静地委身其中,朝着光,愚蠢而又坚定。在无名的黄昏被发现,那片晚霞也涣散极了。是啊!当我沉默,你又在干什么,在泥土更黑、更沉的地方,青杏永远是童年的样子。

那天的月光真好,当你伸出手时,也被月光轻轻握住,又落在地上,覆盖了那年的白和青青的日子。比我更快地转身,消失在树林里。像被风卷走的那片一样,总是被携带着奔跑。

在银子闪光的时代里,还是做一颗青杏吧!一颗颗像诗句一样的灯笼,静静等待着。天慢慢亮了,只是我没有随你到成熟的那一天。

这些看似平凡而熟悉的场景以及相近的遐思,是诗行的内在力量,也会使读者获得一次次特别的体味和辽阔深沉的思悟。

在这里,他不是写诗,是写生命的静气;不是要表达诗意,而是要灌注生命的通达。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却总是触摸到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那块地方,引发来自身体深处的共鸣。

(赏读 吴毅)

新童谣·塞罕坝

□怡如风

黄花依草麻雀藏,
松树白桦枝叶长。
白云飘飘风不停,
千手万掌造林场。
游在围场塞罕林,
坝上风光九州强。

儿童的眼睛充满诗意,通过认真观察塞罕坝林场的风光,用感性的笔墨加以勾勒,有很强的画面感。林场边缘的草地、黄花和隐藏的麻雀,青松、白桦高大挺立,天空白云随风飘荡,一切跃然纸上,又美丽清新。从第三句开始,稍有突兀之感,但瑕不掩瑜,塞罕坝景色之美好,小作者心情之愉悦,表达到位。

这不是一首典型的格律诗,格律诗有严格的字数、平仄和对仗等要求,小作者日后就会明白。希望作者保持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多学习多积累,不断丰富学养和写作技巧,日后能够独出机杼,再做创新。

(赏读 白石)



扫描二维码加
“燕赵晚报”公众号
发送“培训”报名。

文学培训招生邮箱 715093303@qq.com